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

“鸟巢河，水流动，经过了村庄经过山岗……”

写下这首《秋》的时候，“苗人三蛮”刚刚组建不久。那是2022年深秋，四个在外打工的湖南湘西凤凰苗族青年决定回到家乡——腊尔山苗寨拾起音乐梦想，“做一个真正的乐队”。彼时的几人应该想象不到，他们创作的这首民谣会被搬上由自己组织筹办的“村晚”舞台，并通过网络直播打动几百万人。

2023年底，“苗人三蛮”成员之一的石吉昌收到抖音团队的邀请，“办一场属于腊尔山老百姓自己的过年晚会”，作为中国文化馆协会和抖音直播发起的“我要办村晚”活动的首场。在这之前不久，参演央视“星光大道”和湖南卫视“我想和你唱”两档综艺，把“苗人三蛮”推到了一个流量的“小高峰”，眼看乐队向着外面世界“走出去”的梦想越来越真实，“一个华丽的转身”，他们把镜头又转回了这片安静的土地上。

事实证明，“转身”是成功的。

2024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初十，湘西苗寨年味渐浓，腊尔山“村晚”热闹开场。“节目”是向村民征集的，“点子”是大家伙儿一起想的，晚会自然“韵味儿”十足：开场曲目《甩把把》是根据苗族接亲习俗改编的歌曲，乐队成员还在现场甩起了糍粑，中间有问答环节的奖品是熏鱼、腊肉和话鸭；老人披上旧被单改的披风表演舞狮，打锣鼓点儿的工具则是牛角和锅盖……务农在家的阿妈、上学归来的妹陀，还有只有过年才“回巢”一次的外出务工者，男女老少准备了近两个月，都想在手机镜头里“露个脸儿”，而手机屏幕的另一端，既是他们想看到的世界，也是780万想看到他们的人。

对于“苗人三蛮”来说，从某种意义上，腊尔山的“出圈”要比自己的出名更让他们感到快乐。这不仅出于自豪感，还因为这里是一个“起点”，联动着他们的音乐梦想，也联动着他们的人生。腊尔山、鸟巢河，迷茫的青年，痛苦的坚守……绕梁不断的旋律唱着永恒的主题，就像他们的人生轨迹一样，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里。

现实与理想

“村晚”过后的一周，我和石吉昌约在腊尔山镇镇中心位置的集市上见面。还有10天就要正式过年，小镇几乎挤满了赶集的人，人流赶着车流走，不一会儿就堵了起来。临近过年，这个从县城出发也要走三十多公里盘山路的小镇也“堵车”了。

傍晚时分，石吉昌面色疲惫。“昨晚一夜没睡，朋友父亲去世了，这两天办丧事，过去帮忙。”他告诉我，前两天从长沙参加完活动，乐队成员就各回各家了。“过年家里要杀年猪，每家轮流请客，再聚齐估计就要年后了。”

石吉昌的外号叫“石头”，是乐队的鼓手。一身苗族服，一手非洲鼓，还有一张憨厚的圆脸，在四个人里极具辨识度。聊了一会儿，他问我，“要不要去基地看看？”

5分钟后，车子行驶到一座大石桥下，下车穿过一片稻田，再过一道小桥，溪水边上出现一两层的村居。从外观看，是湘西苗寨最常见的砖木结构房子，有空洞的木窗和熏黑的火塘。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，是门口挂着一把吉他。乐队组建之后，几个人商量着把鸟巢河边这座荒废的老宅租下来作为“根据地”。“这个地方很安静，不会吵到村里人。”石头告诉我，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“三蛮村”，他任“村长”。

这里几乎聚集了“苗人三蛮”抖音视频和直播里的所有“灵魂元素”，稻田、石桥、老屋，还有门口停着一辆五菱宏光，在乐队账号最火的一条置顶视频里，四个人站在车的顶棚，在雨气氤氲的群山里唱了那首最出名的原创歌曲《喊山》。乐队正式建立以后，“三蛮村”就变成了属于四个人的音乐乌托邦，白天在这里写歌、排练、拍视频，晚上就在院子里直播。

“苗人三蛮”并不是四个人的首次合作。几年前，同是老乡又爱好音乐的他们曾经成立过一个叫“石头人”的乐队。那是2014年前后，23岁的石吉昌还在浙江慈溪市打工，有一天，他在“全民K歌”上刷到一个同城的弹唱视频，“弹奏也好，唱歌也好听”，一看用户资料，不仅是凤凰县的老乡，还跟自己一个村。他马上给对方发了私信，几天后，两个腊尔山老乡在异乡的城市见面了。这个人就是后来乐队的吉他手吴金武，外号“五子”。

通过五子的关系，他又认识了同村的贝斯手，外号叫“阿坤”的龙和坤。1998年出生的主唱龙岩华是后来在镇上的一家琴行里认识的，也是四个人里年龄最小的。因为性格比较腼腆像孩子，几个人管他叫“牙膏”，“语音在我们这里就是姐妹的意思。”

10年前，短视频直播方兴未艾，乐队主要做线下的商演，既缺少演出的机会也没有长远的规划，有婚庆也去，酒吧驻场也去，还要自己出设备，“搞个货车拉过去”。“经常一场演出两三千块钱，几个人一分，每人拿几百块就回家了。”

很快，几个人就感受到了经济上的窘迫，“有时候可能连喝酒的钱都不够”。“石头人”解散之后，石头去了杭州做维修，五子在凤凰古城的酒吧里做驻唱歌手，阿坤回了老家，牙膏在长沙找了工作，结婚成了家。搞乐队的事情没有人再提起，命运好像转了个弯，短暂地从他们的音乐梦里经过了一下，又回到了现实的大路上。

在后来的很多次采访里，石头都很少提到这段经历。“那个时候就是喜欢自由，很贪玩。”他说，对于当时的乐队来说，就是几个喜欢音乐的年轻人“玩到一起去了”，但他们也很快意识到，这种“玩法”既是不赚钱的，也很难获取关注。“我们可能连腊尔山都没走出去。”

遇到“风口”

沉寂了几年后，2021年起，石头接触到了抖音直播，并且很快在音乐主播的领域找对了路子，做午夜十二点到三四点这段时间的“凌晨档”。“当时虽然粉丝量只有三四千人，但是每次直播的流量都很大。”

「苗人三蛮」圆梦「村晚」



乐队为“村晚”宣传。

相比于饭圈的“偶像”概念，“苗人三蛮”对于老油来说更像是一个窗口，一种视野的延伸，借由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，看见了都市以外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

“三蛮村”所在地。

坚持做了几个月，他的个人号很快成长起来，每月靠直播间打赏的收入就有三四万元。

慢慢地，石头动心了，重组乐队的想法越来越强，“就像种子将要破土萌芽那样”。2022年8月的一天，他第一个给牙膏打了电话，“我说，现在咱们是最好的机会，趁着这个风口，把我们的音乐送到更远的地方，而且各大平台都在扶持我们这种和农村相关的创作者，他挺快就答应了。”

打通第一个电话，石头马上回到杭州的出租屋里收拾行李、退租，把带不走的東西全都卖掉，“一刻也不等”买了回长沙的车票。房子的押金没要，四五千买的一辆电瓶车，1000多块就卖出去了，一个下午的时间，“斩断后路”一般把所有事情处理掉。第二天早上，石头到长沙和牙膏汇合后，马上给五子打了第二个电话，“当时他想和老板商量做完这个月，我说不等了，马上辞职，我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。他什么都没说就辞掉了。”

“他们都本分的，只有我不本分。我一路上都不本分。”谈起当时的情景，石头说：“我感受过了这个劲儿，我就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了。”

2022年9月4日这一天，他把四个人聚齐回到腊尔山。当天傍晚，他们爬到凤凰县的最高点“红石林”，看到大山里久违的苍凉日落，石头又马上蹦出新想法：就在这个地方做一场直播，作为新乐队的首秀！

趁着夜色，几个人把设备搬到山上准备好，等到天色微亮，伴着红日喷薄而出，原本3000粉丝的账号直播间一下子涌入几万人，五子的抖音号一天之内涨粉3万多人。那天之后，四个人注册了“苗人三蛮”的抖音账号，新的梦想重启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。

这段时间里，乐队出了一首原创歌曲，歌词里唱到：“如果再勇敢一点，在选择面前不再胆怯，但也好，未知的东西，总会留有一点悬念。”后来，这首名为《喊山》的歌曲在抖音里“爆火”，成为了他们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。

对于四个人来说，回乡追梦不啻一个巨大的悬念。一开始，他们找了山上一间养鱼的砖房练歌直播，整个屋子只有一个火塘，没有水电和厕所，几个人在火塘旁边搭了上下铺，白天写歌晚上直播。过了四五月，他们发现了鸟巢河边的老屋，才从山上搬下来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因为直播流量有限，当初石头给牙膏“每天至少给200元”的承诺也没有兑现。

“不是不想火，只是很多东西都需要平衡。”石头告诉我，相比于直播的形式，他们享受现场演出的感觉和氛围，觉得那才是一个“真正的乐队”追求的东

西。有限的精力之下，他们也会把经营账号的时间让位于“跑演出”。“现在很多在抖音上有一些模仿我们的，做得比我们的流量还大。”讲到这里，石头也有些无奈。

即便如此，抖音还是给了他们一个不小的收获——他们确实被“更大的世界”看到了。直播间开始出现一些固定的粉丝，也开始有人给他们发私信说“唱出了自己的心声”，还有人问在哪里可以下载歌曲，“有人说我们的歌曲让他们走出了一段不开心的时光”。在那段前途未知的日子里，这是让几个人最欣慰的事。

第一次刷到“苗人三蛮”，山东青岛一个网名叫“老油”的女生惊诧，“还有在这种地方直播的？”连续划到几次，她开始对这个遥远大山里的乐队产生好奇心，经常点进直播间里看看，“心情好的时候会互动一下，忙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在一旁听歌”，时间长了，蹲守他们直播成了一种习惯。

老油记得，有一次也是临近过年，直播间里算上她只有两个人，石头在直播卖豆角。“我看这实在是太可怜了，就默默地买了一斤。他看到了问是谁买的。”回忆起刚成为粉丝的那段时间，老油笑着说，自己完全是一种“扶持贫困艺术家”的心态，看到他们住的地方在山上，还热心地询问他们缺不缺生活用品，寄过去的话能不能收到。“在这种条件下还能一直坚持，我感觉他们做的不是一件正常人能做到的事情。”老油说，“我就总是能被这种东西打动。”

文化碰撞

在乐队的众多粉丝里，老油似乎是个意外。90年的女生，生长在城市，和“苗人三蛮”没有任何相似的文化背景，唯一的共性就是音乐。老油有听民谣的习惯，自己也会弹唱一些简单的旋律。在她的抖音私人账号里，收集整理了十几首“苗人三蛮”最初的原创新歌，也有很多冷门的，甚至只在直播间里唱过一次的歌曲，像《村里有个树哥说》《去远方归远方》《你好，大自然》，自己手动配上歌词的文字，像博物馆一样记录了乐队那段鲜有问津的历史。

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老油在北京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做语文老师，和所有的北漂年轻人一样，租房子，挤地铁，私人生活基本一片空白。三年之后，她和妈妈吵了一架，坚持回到青岛校区工作。“我也知道北京的资源多，但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我还是觉得生活本身更重要一点。”她说，“大城市嘛，体验过就可以了。”



是哭声一样，不做处理表达悲伤会更好。”她说，“后来他们就真的保留下来了。”

工作之后不久，老油给自己规定，每年要“出走几天去流浪”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、“放空”。她在自己的抖音里写下这种心情：“比起霓虹闪烁的城市楼宇，我总是更喜欢原野和村庄。路过河流、鱼塘和稻田，路过暮色和晚霞……长长的路，可以慢慢地走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”

去年暑假，老油突发奇想，要去“苗人三蛮”的“基地”看一看，最好住几天，深度体验一下乡村生活。到了腊尔山，四个人开着五菱宏光把她送到老屋门口，反复问她，“确定要在这儿住吗？”“他们就等着我打退堂鼓，问了好几遍，我就让他们赶紧回去。”睡在那里的第一晚，老油听着隔壁的羊叫声入眠了。

那一次，老油在“基地”住了6天。白天去外边串门、摘野果，“各种探索”，回来就自己做饭吃。头几天，她从镇上买来一些生活用品和清洁工具，把老屋上上下下都打扫一遍。“把地都洗了一遍，做饭的灶台擦得反光，还从集市上扯了花布，铺在桌子和睡觉的地方。”她说，“我走了以后那里都能当个小民宿了。”

相比于饭圈的“偶像”概念，“苗人三蛮”对于老油来说更像是一个窗口，一种视野的延伸，借由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，看见了都市以外的“诗与远方”。在她看来，这不仅是一种奇特的“化学反应”，更是一次难得的文化碰撞。离开“基地”，她有些留恋地写道，“美丽的鸟巢河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了。”

“消失的行为艺术”

在腊尔山的那几天，老油认识了另一个乐队的粉丝慧子。神奇的地方在于，作为本地人的慧子反倒没有见过“苗人三蛮”这几个人。“他们直播的地方倒是经常去，小学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来这座大石桥上玩，然后回去写一篇作文。”

刚听到“苗人三蛮”的歌，慧子一下就被吸引住了，感觉“像被击中了一样”。“唱的就是我们湘西人从小的生活。比如那首《阿妈》，听起来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等着爸爸妈妈干农活回来那种心情；还有《阿三赶场记》，也是我们这里青年男女‘赶边边场’最形象生动的表达。”她说。

在“苗人三蛮”的原创新歌里，90年出生的慧子找到了许多关于乡村的儿时记忆，也让她重拾起很多家乡的东西。以前感觉长辈们唱的苗歌“听不懂”“欣赏不来”，但对于他们的歌却很快接受和喜欢，“他们既保留了苗语，又比传统的苗歌通俗易懂。”

今年“村晚”开始的时候，慧子还没回家，没能去成现场的她在直播间里看完了整场晚会。“第一次肯定有提升的空间，尤其是直播的。但是气氛起来了，大家的热情都很高。”她说，“以后可以继续！”

相比于外界几乎一边倒的“好评”，石头对这场“村晚”的看法显得更加客观冷静。“报名的很多，但有些没法上。”他告诉我，海选出来的节目都是“野生的”，但由于平台的相关规定，一些有关祭祀仪式的活动就被拿掉了，还有一些节目考虑到动作比较危险做了改动，“比如传统舞狮都是要站在几层桌子上跳，我们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有些不标准。”他说，虽然考虑到更广泛的受众，被改是必然的，但对于他自己来说还是“挺可惜的”。

尽管有些遗憾，但在石头看来，这次“村晚”的举办仍然有重要的意义。

他还记得，小时候对于过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“坐着拖拉机赶集”，一路上就能看到很多村民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，唱苗歌、打苗鼓、舞狮……“现在都没有了，只能骑车去赶集，或者打打牌。”类似的变化，慧子也能够体会到一些，“感觉房子越建越好了，但村子却有点‘空’了。”

“可能是生活在变好，已不会为粮再惆怅。可能是盛世出闲人，才不见耕耘的人。”几年前，“苗人三蛮”写下这样的歌词，并把歌曲取名为《消失的行为艺术》。那些记忆里已经逝去的乡村生活，正如一种“行为艺术”出现在他们的歌声里，并以这种形式重新焕发光彩。“这也是我们想办好‘村晚’的动力，不能因为物质的东西变好了，就忽视了追求精神和文化的意义。”

也许正因如此，他们给这场“村晚”起名叫“我在家乡‘蛮’好的”。一个“蛮好的”家乡是什么样的？可能正如他们在《秋》的歌词里写的那样：

“田里的庄稼收了，牛儿在山上吃草，久违的阳光好温暖，田里玩泥鳅的童年。风儿吹起了我的头发，脸上的泥土青涩模样，日头都要落下山喽，我们在田野上奔跑。”



“苗人三蛮”乐队合影。(从左到右：五子、石头、牙膏、阿坤)。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